

有哪些能把人虐得肝疼的短篇小说？

他们都说皇后疯了，杀臣子，毒贵妃，堕龙胎，囚太后.....

《长辞》（已完结~）

—

我及笄之年，嫁于林鹤风做太子妃。后来又做了他的皇后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极力做到通情达理，贤良淑德，不留人话柄，谨记着哥哥教导我的身居高位者，以百姓为先，以社稷为重。

直到哥哥死于边关，尸骨无存，亲信告诉我，是林鹤风所为。

我才忽然发觉，一直以来我所坚持的都是个笑话。

我才知道，我用尽气力所维系的，身份、尊严、自持，被枕边人一一撕破，是何等滋味。

死讯传来那日，我蓬头跣足，衣衫凌乱，带着哥哥留给我的尚方宝剑，闯进御书房，指向正在批改奏折的林鹤风。

哥哥最信任的副将也在。

他拦在我身前，久经风霜的脸上，写满了无奈和悲痛，干涸的嘴唇轻声翕动，「皇帝死，社稷乱，百姓苦，将军不会想看到这一幕。」

说完，他抬起剑尖，仰着脖子往前一转，青筋暴起的脖子上瞬间多了一条妖冶的伤口。

鲜血飞溅，糊住了我的眼睛。

他单膝跪地，神色哀恸，「小妹，我去陪将军，你好好活着。」

自始至终，林鹤风都一言不发，眉眼中浓雾弥漫，让人看不到一丝景象。

我没办法好好活着，于是装疯，发泄心中恨意。

疯子比皇后好。

不用贤良淑德，不用恩慈黎民，更不用母仪天下。

我可以借着疯癫，打人，杀人，欺人，辱人。

连皇上都可以不放在眼中，甚至在侍寝时，差点让他做了无根之人。

匕首擦过的瞬间，我真的想发疯，想狠狠将匕首扎进他青色经脉之中。

这个我爱了多年的人，被权力改变得面目全非。

只因我哥哥手握重权，在军中声望过高，令他疑心。

他便杀了他。

他到底置我于何地。

二

御医谢安亭成了我宫里的常客，他是最好的御医，也是天下第一神医的关门弟子。

从前皇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谢安亭来我长春宫的。

因为谢安亭与我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差一点点就与他私订终身了。

如今他顾不上忌讳这些了。

把完脉，谢安亭一撩衣袍，单膝跪地，温润的眉眼里雾气缭绕，「臣愿助皇后逃出皇宫。」

我尚在疯疯癫癫地假笑，听见这话，声线抖了一瞬。

但够谢安亭分辨了。他兀自笑开，握住我的手腕，凑近我，低喃道：「禾儿囿于这金丝笼，我心如刀割。」

他不一样在这笼子里吗？

我张开口，死死咬住他白皙的手背。

他笑容不变，仿佛察觉不到痛一般。

直至血腥气在口腔弥漫，我才痴笑着松开他，「好吃好吃。」

他站起身，解下腰间暖玉塞到我手中，「我爱禾儿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无妨。」

我握紧暖玉，掀起眼帘紧紧盯着他，「纵我不爱你，亦然？」

「是。」他轻声说道。

我冷笑一声，赤脚冲出殿门。

在簌簌而落的梨花中，上蹿下跳，装疯卖傻。

谢安亭靠在门槛看我，目光晦暗不明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提着药箱，向外走去，与我错身而过时，他沉声道：「你摆脱不了我，就算万丈深渊，我也要陪你跳。」

我入宫他入宫，我装卖他陪着，还真是摆脱不了。

我重重推了他一把，然后咯吱咯吱笑着跑开。

见拐角处偷偷摸摸的身影离开后，才止住笑容。

三

晌午的日头，炙热明亮。

我跳了一会儿，就满身大汗。

正准备停下来，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。

「禾禾，我好想你。」

我闭着眼睛，深深呼出一口浊气，慢慢回过身。

林鹤风一身明黄龙袍，头束玉冠，雍容华贵，风度翩翩。

狭长的丹凤眼微微眯起，薄唇勾出一个淡淡弧度，让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喜还是怒。

「哥哥，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？」我期待地向他伸出手。

他表情变了又变，眼中闪过一抹哀痛，最后轻轻握住我的手，笑得如三月春风。

一个下午，林鹤风都坐在门槛上，支着下巴，眉眼带笑地陪我疯闹。

还任由我将艳红的胭脂涂在他白皙的脸蛋上。

夕阳渐晚渐沉，余晖笼罩着重檐斗拱，碧瓦红墙。

我玩累了，成大字形平躺在地上，睁大了眸子，仰望彩霞。

林鹤风走到我身边，轻笑着蹲在我身侧，「江新禾，你说我怎么能这么爱你呢，就连你疯的样子，都觉得甚是可爱。」

我无动于衷，出神地盯着苍穹。

下一瞬，林鹤风将我温柔抱起，一步一步走向殿中。

我佯装情绪崩溃，搂着他的脖子，凄厉地哭喊起来。

「哥哥，我不做皇后了，你快带我回家好不好？」

「哥哥，我不喜欢他了，我再也不要喜欢他了。」

「哥哥，你别哭，都是我的错。」

林鹤风的脸上慢慢褪尽血色，眸子寒光四射，死死盯着我的脸。

我装作看不懂，脸贴近他的胸口，「哥哥，禾儿会乖的。」

林鹤风的眼中蒙了层我看不懂的光芒，薄唇翕动半晌，却未发出声音。

「皇上。」殿门外传来一道尖锐的公鸭嗓，「皇贵妃诊断出了喜脉，太后请您过去一趟。」

林鹤风身子一僵，放开我，优雅地整理衣袍，漫不经心地道：

「江新禾，疯子是不会难过的，对不对？」

我盯着他脸上未卸去的胭脂，一时分不清我和他之间，到底谁是真疯，谁是假疯。

林鹤风，我的哥哥浴血奋战，九死一生，为你夺得西北十四城，你却狠心设计杀了他，令他尸骨无存。

我爱上你，才是真的疯了。

四

他走后，大殿重归寂静。

我屈膝坐在床上，摸出怀中谢安亭给我的暖玉。

这是药王谷谷主的象征。

若非我，他必然在市井江湖，逍遥自在。

又怎会甘心入宫受人掣肘，做个小小太医。

秋华来布膳，见我衣衫不整，发丝凌乱，心疼地跑过来抱住我。

我食指覆盖在她唇上，示意她不要说话，隔墙有耳，一言一行都得谨慎。

她红着眼睛靠在我肩膀上，无声抽泣。

「去告诉谢太医，就说我疯够了。」我握住秋华的肩头，眼神坚毅。

装疯不过为了发泄悲痛，给自己争取冷静的时间，如今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
秋华止了哭，贝齿咬着下唇，重重点头，眼里升腾起一抹凶狠的光泽。

她自小喜欢我哥哥，对于林鹤风，她恨得不比我轻。

晚上，林鹤风竟又来了。

殿内烛火摇曳，有风从窗棂间漏进来，吹动红帐。

墙壁上倒映着两个人对坐的身影。

林鹤风淡笑着拆开我的发髻，他的双眸仿佛冰消雪融，溢出柔情，哑声诱哄道：「禾儿，再唤一声太子哥哥，好不好？」

我恍若未闻，傻笑着看他，双手不断揉捏着他的脸。

手感真好，软软的，很有弹性，不知用簪头划破是怎样的光景。

他伸出长臂，揽我入怀，下颌枕在我肩头，脸埋在我的脖颈，双臂紧紧箍着我，仿佛要把我揉进自己身体中。

隔着薄薄衣衫，我能感受到他逐渐升温的身体。他的耳尖也渐渐染上了艳红，喉结时不时滚动，呼出的气息洒在皮肤上，灼热得烫人。

我轻轻吸了吸鼻子，他身上的味道很特别，龙涎香混合着竹叶清香，就像他的人，雍容华贵不可一世，但偏偏又带着几分出尘脱俗。

「禾儿，你不爱我了吗？」

我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林鹤风便堵住了我的唇，深不见底的眼眸中风起云涌，情欲和杀意若隐若现。

翌日醒来，林鹤风已经离去很久。

秋华看着我身上密密麻麻的淤青，红了眼。一边找来药膏轻轻涂抹，一边咬牙切齿地骂林鹤风禽兽。

谢安亭昨日在宫殿外守了一宿，我那些凄厉喊声全被他听了去，气得呕了血，第一缕天光拨云而出时，他才步履仓皇地离去。

「娘娘，谢太医自小就喜欢你，为何你不动心呢？」秋华问我。

世事可笑之处便在这里，爱意无从考究，心动不可控制。

曾经我以为我一定会嫁给谢安亭，虽然我对他始终差一点感觉，但就在林鹤风出现的刹那。

我方知晓，什么叫一眼万年，眷眷难忘。

有些人相处一辈子，也始终差一点，而有的人，仅仅站在风月之下投来一个目光，便能夺得一颗热忱的心。

「喊他过来把脉。」我拢紧衣袍，看向门外耀眼的阳光。

那种熟悉的挫败与孤寂铺天盖地而来。

我明明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一国之母，可我却连自己的亲人好友都护不住。

相依为命长大的哥哥，死前最后一面我都未曾见到。

如今更是要连累谢安亭陪我一起入局。

心口像是挨了一记重锤，突然之间呼吸不畅，眼前发黑。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死死捞住秋华的手，「嫂嫂.....」

秋华一下子哭出声，跪在地上，语无伦次，「小姐，不可以，你不能这样喊我。」

「为什么不能？」我擦去她的眼泪，贴着她的脸，「你看，你喊我小姐没喊我皇后，不也是因为想念过往吗？」

秋华头摆得跟拨浪鼓一样，抿着唇，无声痛哭。

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声音软了下来，「嫂嫂，我们只有彼此了，你别再因为这繁文缛节疏远我。」

她看了我许久，与我交握的手愈渐用力，终是重重点了头。

我心蓦然一沉，这算缔结生死契约了，此后，她便是我的家人。

从前她跟着我，是一起享福，但今日，她应了我这声嫂嫂，即是表明，可为我赴死。

嫂嫂，谢谢。

五

秋华请来谢安亭后，便退了出去。

偌大的宫殿，我端坐铜镜前，手拿木梳有一下没一下地理着乌丝。

他站在我身后，身姿挺拔如青松。目光紧紧盯着我脖间的红痕，呼吸逐渐变粗变急。

我微微侧目，对上他喷火的眼眸，「谢安亭，听说你经常进大臣内院，给他们女眷看病，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。」

谢安亭师承老药王，外面都传他能生死人肉白骨。是以那些大臣，有个什么小毛病都要找他。

谁让他好好的药王谷不待，要自请进宫做这小小御医呢。

「你想让他们为你所用？」谢安亭夺过我手中的梳子，轻轻替我梳着。

铜镜里的人俨然一对举案齐眉，琴瑟和鸣的夫妻。

我轻轻荡开一个笑容，「你倒是聪慧，怎么偏偏在我这儿犯了傻？」

他动作一顿，垂下头自嘲一笑，「不过是想盼一个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幼稚。」

没想到，这么多年，他还是没变。我面上虽是嫌弃，可内心却生出一大片熨帖的暖意。

「禾儿.....」

我站起身，打断他的话，「太后寿诞之日，我要和名单上这些家族的利益捆绑在一块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」

如此才能让他们为我卖命。

谢安亭看着被我塞进他腰带的绢布，鸦羽般的眼睫轻颤，
「好。」

「下去吧。」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再不装会儿疯，该引人怀疑了。

谢安亭走后，我双手做爪，抓乱刚刚梳顺的发丝，挑了件极为鲜艳的外袍，在院子里手舞足蹈。

还爬上了院中繁盛的梨花树，看着远处的宫殿，边笑边喊着我要回家。

门外有人一跃而起，踩着院墙，飞身至梨树上，揽住我的腰。

「摔了怎么办？」他带着我悠然落地，梨花纷扬而落，沾在他的发丝，衣襟之上。

鹅卵石小道凹凸不平，我急着退出他的怀抱，脚下一扭，眼见要摔，他搂住我的腰，往怀中一带，我重重跌在他坚实的胸膛，耳边是他沉稳有力的心跳。

我突然懒得折腾了，就这样在落英缤纷的梨树下与他相拥。

良久，他低声道：「师父，我想你了。」

我闭着眼，没作答。

他揶揄道：「听说师父疯了，怎么个疯法？」

我推开他，抬手捏住他脸颊上的软肉，许久不见，他长高了许多，男生女相，一双凤目顾盼生辉，鼻梁高挺，唇似桃花。穿着一件深紫色锦蟒袍，腰间绑着一根同色蛛纹革带，身形颀长，贵气逼人。

「你是回来祝寿的还是来看我笑话的？」我低头禅了禅衣袍，再抬眼，目光中冰冷一片。

他止住笑，收了吊儿郎当的模样，「回来关心你。」

「一个回京都需要特许的王爷，就别费这个心力关心我了。」我拍掉他肩头的落花，凑近他，「回你的藩地，养好兵，再来关心我。」

他龇牙咧嘴地喊疼，眼里涌现出泪花，小手指偷偷勾了勾我的手心，「师父。」

「滚吧，往后别在长春宫附近溜达了。」我别过脸，眼眶里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般，一颗接一颗地往下落。

他是先帝最小的儿子，林昼，我七岁那年，在皇家学院当众打了比我大十岁的皇子，被他敬仰，认作师父，如今已过十二

载。

早些日子我就看到他在我宫附近瞎溜达，但一直犹犹豫豫没进来，今日我是故意弄出动静喊他的。

故人再见，心境全然不同，往日我们只想着怎么挑事，释放年少过盛的精力，如今，都一副焉了吧唧的模样。

他向我正儿八经行了个君臣礼仪才告退。

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角，我深深吐出一口浊气。

太后寿宴在即，不知她老人家，会对我这疯后想些什么心思。

六

林鹤风不知道抽什么疯，夜夜翻我长春宫的绿头牌。

难不成真是睡疯子睡上瘾了？

晨起离去时，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「乖，晚上朕还来。」

我懒在床上，萎靡不振，待到正午，太后突然来了，身后还跟着皇贵妃。

「皇后的病可好些了？」太后亲昵地问道。

皇贵妃肚子一马平川，却矫情地向前挺着，手撑着后腰。

我瞥了一眼，故意掀开被子，暴露自己肩膀处云销雨霁后的痕迹。

果不其然，太后和皇贵妃同时勃然大怒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我痴痴傻傻地看着他们笑，不为所动。

他们甩袖离去，皇贵妃在踏出宫门的那一刻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眸中闪过阴鸷的光芒。

秋华紧张得攥紧了裙摆。

恩宠眷注，锋芒太过，必然会招祸事。或许这也是林鹤风的目的。

我虽做好了应战准备，但着实没想到，他们这么心急。

风月交加，无星无月。

皇贵妃借口肚子痛，将刚进我宫门的皇帝喊走了，我难得清净。

昏昏沉沉时，有三名黑衣人持剑闯入。

我瞬间清醒，从床上跳起，护住守夜的秋华。

他们招招致命，我武功不差，但到底做了几年皇后，娇气了。

身姿不够灵敏，体力也落了下乘。

眼见旁边一人要伤到秋华，我连忙护住她，再回身时，前方一长剑避无可避地刺向我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林鹤风穿着亵衣破窗而入，以身躯替我扛下了那一剑。

妖冶的鲜血自胸口汨汨而流，他的脸刹那间变得惨白。

门外御林军赶来，杀手们互相对视一眼，飞快服毒自尽。

我护着秋华，冷笑道：「疯子。」

林鹤风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话，捂着胸口大笑起来，更多鲜血自他指缝中流出，「如此才和禾儿绝配，不是吗？我的疯皇后。」

话音刚落，林鹤风身子一软，重重倒地。

我站在原地，无动于衷。

秋华紧张地握着我的手，身体微颤。

她是希望林鹤风能死在此时吧。

七

谢安亭一众御医赶来，几人相继给林鹤风把完脉，脸色都变了。

我坐在一旁，既不装疯，也不参与。

仿佛一个局外人，而非他的皇后。

御医站在大殿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跟我这个疯皇后开口。

好在皇贵妃萧氏及时赶来。

除却谢安亭之外，其他御医一窝蜂地跪在她脚边，哀号道：

「贵妃娘娘，皇上的剑伤不重，但剑上有剧毒。」

「配置解药只怕来不及了，还请皇后娘娘尽快找到凶手，让凶手交出解药。」

我幽幽抬起眼，玩味地看着萧氏变幻无穷的神情。

她像是察觉到了，猛地回过头，剐了我一记眼刀。而后凶神恶煞地走向我，「皇后，皇上是在长春宫受的伤，你不打算给个交代吗？」

给个交代？

给她交代吗？

我勾起唇角，站起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了她一巴掌。

她好看的左脸高高肿起，嘴角现出血痕，反应过来时，准备回手，我钳制住她的手腕，又一巴掌重重甩在她的右脸。

这下两边脸对称了，看着舒服多了。

「本宫前些日子神志不清醒，对妹妹疏忽了管教，今日都补上。」我揉着发红的手掌，对谢安亭招手，「毒能解吗？」

萧氏顾不上理我，紧张地看着谢安亭。

「能。」谢安亭垂着眼眸，薄唇轻启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
相识多年，我知道他这是并不想救的意思。

可国不能无君，至少现在，林鹤风不能死。

「救，」我沉声说完，盯着萧氏，似笑非笑，「顺便查一查这些杀手和这毒的来历。」

萧氏面上闪过一丝仓皇，但转瞬就伪装成了担忧，她急切地扑向皇上，痛哭流涕。

好吵。

我提溜着她的后衣领，当着满屋子人的面，将她拖出了寝殿，甩出去瞬间，还优雅地拍了拍手。

这女人为了争宠，饮食格外节制，导致我这会儿拖起来格外轻松。

但屋内的人似乎被震惊到了，一个个瞪圆了眼睛看着我。

我耸了耸肩，冲谢安亭一挑下巴，「谢御医，你天天往我这儿送那么多补药，真当我白吃了？」

谢安亭嘴角抽搐，极力忍笑，眼中都憋出了泪花。

皇上岌岌可危，我们一个身为皇后，一个身为臣子，这会儿气氛不适合笑出声。

「想来皇贵妃就要把太后搬来了。你快点救人吧。」我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其他无关之人，出门等着。」

所有人都顺从地出去了，但林鹤风的贴身大太监却倔强地守在床边，不肯离去，这人倒是忠心。

我支着下巴，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榻上，脑海中却不如我装出来的闲适，一直回想着刚刚林鹤风为我挡剑的那一幕。

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，会拿自身性命救我？

爱吗？

可若是爱，他怎敢杀我唯一的亲人？

想不出答案，我决心先不为难自己。人心诡测，属实难辨，留几分糊涂也好。

门外有太监高声通报太后来了。

这老人家步履匆忙，脸带怒气，一进门就扬起手要打我。

不像是来看儿子的，倒像是来给自己侄女——萧氏报仇的。

我叹了口气，从前我想着做个端庄得体的皇后，事事顾全大局，如今我可没想安分。

她若打我，我肯定睚眦必报。

八

眼见太后的手要落在我脸上了，身前突然横出一个人，握住了她的手腕。

「太后娘娘，还请门外等候，微臣要给皇上疗毒。」谢安亭身姿笔直，眉眼深沉。

那样子更像是在说，小老太太，你好吵。

太后愤愤收回手，昂着下巴，怒气冲冲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有所顾忌，甩袖离去。

我重新躺回贵妃榻，半阖眼眸，支着二郎腿，悠哉惬意。

谢安亭叹了口气，弯腰拂过我额前碎发，哑声道：「非要救他吗？」

「哥哥说过，江家人事事以百姓为先，况且我还是皇后，当爱民如子。」我手卷着一缕发丝，说得云淡风轻，漫不经心。

看着像是冠冕堂皇的假话，其实是真的，我可以爱天下芸芸众生，一草一木，可我不会再爱他。

「医家首立在品，这一次我却做不到心甘情愿地救他。」他苦笑道。

我摆了摆手，没答话。

有些事，不是林鹤风死就能解决的，朝纲一乱，得意的还是那些乱臣贼子。

而苦的，却是哥哥守护的百姓。

谢安亭给林鹤风身上扎满了银针，黑血放了小半盆，十分惨人。

忙到后半夜，谢安亭才停下动作。

我让他找个借口，出去跟外面那群人说，皇帝要静养，谁要是进来烦他，就是盼着皇帝死。

这责任谁也担不起，谅他们也不敢进来。

等所有人离开后，寝殿就剩我和昏迷的林鹤风。

我趴在床沿上，静静看着他，此时的他没了往日那种凛冽之气，多出几分柔弱，教人忍不住怜惜。

记忆忽然回到那个乞巧节。

一声巨响，夜幕中炸开七彩光芒，烟火璀璨了整个天际。还是太子的林鹤风指着长安城的繁荣市井，对我说：「江新禾，你做我的皇后，这天下才有意义。」

那一刻，有一种柔软却坚毅的种子在看不见的地方肆意生长，根部深深下扎至心底最隐秘的角落。

「你笑什么，不应该等我死了再笑吗？」眼前人不知何人睁开了眼，漆黑如墨的瞳孔紧紧盯着我，刻薄的语气驱散了我刚从回忆中汲取的几分欢喜。

我勾起嘲讽的笑容，不打算与他纠缠，起身欲走，他却拉住了我的手。

「我疼，你给我吹吹。」他瞪着我，像是命令一般。

我用力抽出手，白了他一眼，转身往贵妃榻走去。

「禾儿，我特别疼……」他突然软了语气，有几分乞求和撒娇的味道。

我不理他。

「禾儿，你不装疯了吗？」他突然冷了语气，「若不是每次碰你，你那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抗拒，我还真叫禾儿骗过去了。」

我继续闭眼假寐。

耳边一阵窸窣窸窣，紧接着有人挤到了贵妃榻上，长臂圈着我的腰，头埋在我的脖间。

「我伤口流血了，你要不管我，就让我流血而亡吧。」他语气平静得如同讨论天气。

我慢慢坐起来，查看他的伤口，他竟然故意崩开伤口，疯子。

我黑着脸给他止血上药，处理完后，他虚弱地拉着我的手，指着床，「这里好挤，我们去床上睡。」

「林鹤风，不要逼我打晕你。」我咬牙切齿道。

「禾儿，我疼，你陪陪我吧。」他忽闪着眸子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

我额角突突直跳，自从做了他的皇后，事事遵从祖制，与他无形中疏远了不少，倒忘了他未做君王时的性子。

这会儿再见到这样黏人爱撒娇的他，一股心酸直冲我的心口，险些让我落下泪来。

我抿着唇，沉默地扶着他回到床上，与他同榻而眠。

他的手不老实，我不回应也不阻止。

仿佛他是透明人。

玩着玩着他没了兴趣，重重咬了我肩头一口，「江新禾，我后悔了，你一点也不适合做皇后。」

我突然遏制不住怒气，翻身而起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狞笑道：「林鹤风，你真当我江新禾不会杀人吗？」

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笑了起来，「好，那你杀了我。」

手逐渐收紧，他的脸渐渐紫红，额间青筋暴起，可他仍在笑，眼里流淌着我看不懂的异样光芒。

我挫败地松开手，转身不看她。

九

林鹤风的伤好得很慢，明明已经结痂，却总会被他各种不小心撕裂。

伤了又好，好了又伤。

一疼就要我给他吹吹。

让他去别的温柔体贴的妃子那儿去养伤，他又不肯。

今晚第十三次嚷着让我给他呼呼的时候，我彻底怒了。

「林鹤风，你真的好聒噪。」我从发间抽出金钗，横在他脖子上。

他像只受伤的小兽一般，瑟瑟地看我一眼，撇起薄唇，偏过头，抱紧被子，委屈巴巴的不说话。

「林鹤风，你到底要赖在这儿干什么？」

他眼珠子转到眼尾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「我还是喜欢你喊我太子哥哥。」

我眯起眼眸，忍了又忍，一股杀气还是从心口升腾到脑门，我忙转过头看向台案上堆积成山的奏折。

林鹤风受伤但也没耽误治国，早朝照上，奏折照批，大臣照见。只是把办公的地方改成了长春宫。

我堂堂皇后成了他贴身丫鬟。

他圣名在外，臣民歌颂。可偏偏这样的人，为了巩固权力，杀了我的哥哥。

「若我不是皇后，你是不是就会放我哥哥一马？」我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这个傻问题。

我是皇后，我哥哥手握重兵，在军队中声望甚高，其部下为拍马屁，更是说出了只听将令这种话。若有朝一日，我诞下龙子，那哥哥随时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

江山随时易主。

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。」林鹤风收起柔弱的神情，缓缓坐起身，目光变得阴沉，「朕是君王，这乃君王制衡之道，朕没错，朝堂之上，不许一方势力过盛。可惜你哥哥不懂。」

「他是不懂吗？」我凄厉吼道，「他不过是想替大魏收复山河。西北十四城攻下了，还差三城，大魏版图就完整了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不懂他吗？还是你皇帝做久了，早已不信任何人了？」

他眸光闪过一抹暗光，唇角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，歪头看着我，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在被子上轻敲。「你这月癸水已经晚了九天，禾儿，提前恭喜你要做娘了。」

原来这就是他日日赖在这里，强迫我侍寝的原因。

「你换了避子汤？」我拧着眉头问道。

他得意地笑出了声，两只手交叠在一起，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，如果是男孩，那肯定就是太子，如果是女孩，那也会是我大魏最得宠的公主。」

宠爱在皇室，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，裹了霜糖的毒药。

我半分也笑不出。

「禾儿，你是朕的皇后，该一心为朕。」他收敛了笑意，字字清晰，声声掷地。

「这话你对萧氏说过吗，她肚子里也有你的孩子。」我走近他，居高临下地掐住他精巧下颌，「帝王术你学得很好，我和贵妃也是相互制衡对吗？」

他垂下眸子不看我。

我发狠掐他，指甲陷入他的肉里，血迹沁出，才松开他。

「皇上，撤了长春宫的禁足吧，我不疯了。」我背过身，看向窗外的月亮，语气平淡。

「好，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会听话的。」没有一丝犹豫，他就答应了，声音里夹杂令人反胃的温柔。

十

长春宫的禁足刚被解除，萧氏就被禁足了。

上次那批刺客，锦衣卫查出与萧家有关。皇上念及萧氏身怀龙种，只是罚了她母家的俸禄，让她闭门思过一年。

刺杀皇后，重伤皇上，这惩罚真够轻的。

我端了碗白水去御书房，诓骗太监是给皇上送补汤。

林鹤风一听，连声让我进去，喜笑颜开地接过我手中的精巧瓷碗。

一揭开盖子，笑容僵硬在脸上，哼了一声，将瓷碗重重砸在门框上。

瓷片混着水渍四溅。

「谢谢皇后送朕一场空欢喜。」他讥讽道。

「林鹤风，我是你的发妻，对吗？」我静静看着他。

在他点头的一瞬间，我扬起手，重重打在他的侧脸。

「你故意夜夜宠幸我，引萧氏嫉妒，对我下手，然后借此警告她的母家。」我禅了禅衣袖，「你既然拿我的性命冒险，又为

何救我，你又想算计我什么？」

他垂下眼帘，把玩着腰间玉佩，似乎对这个问题兴致索然。

「林鹤风，是不是我们之间所有情分都是你算计来的。」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「我不知道这孩子又是你哪步棋子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」

他猛地看向我，钳住我的手腕，「江新禾，做好你的皇后，否则我杀了谢安亭，杀了秋华，杀了所有你在意的人。」

「那包括你吗？我也很在意你的。」我说得诚恳，嘴角带着一丝无辜的笑意。我想我大概是气疯了，才跑来找他争论这些。

就算他真良心发现，承认了对不起我，又能如何呢？

我与他之间早就回不去了。

不待他回答，我挺直背脊离去，一步一步走得坚定而决绝。

回长春宫的路上，遇见进宫请安的林昼。他远远向我招手，不顾礼仪地奔向我。

冗长的宫道，阳光折射在琉璃瓦上发出斑斓的光。

我站在阴影处，静静看着踏光而来的人，他身姿飒爽，笑容明媚。渐渐地，他的脸开始变虚，重新清晰的时候，已经长成了林鹤风的模样。

「师父。」

我看得失了神，他唤我好几声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心虚地笑了笑，「人前要叫皇后。」

他不满地哼了声，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」

我拿他没办法，边走边道：「明日太后寿辰一过，你是不是就要回藩地了？」

「师父有什么要交代的？」他小声问道。

「你那儿离边关近，帮我盯好，若有异动，立马通知我。」我沉声说完，拐进另一道宫门，对他拱手行礼，「有劳了。」

他忙扶起我，气恼道：「师父好过分，竟用这样的口吻与我讲话。」

我低低笑道：「怕你不上心。」

远处秋华在寻我，见我同林昼讲话，犹豫着不敢过来。

我向她招手，「怎么了。」

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看了林昼一眼，「谢御医受伤了。」

来不及多问，我告别林昼，飞快往宫外赶去。

到宫门口时，撞见了林鹤风。

他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我和秋华，「皇后这是要干什么去？」

秋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行礼，「皇后觉得宫中烦闷，想出去转转.....」

我冷笑着打断秋华，挑衅地看着林鹤风，「去给我哥哥上坟，要一起吗？」

他走至我身旁，牵起我的手，细细查看，「听说你上次打了萧氏？」

「是啊，好爽啊。」我勾起唇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「你要打回来？」

「那手打疼了吧，下次有这种体力活，让他人代劳就好了。」他手指挤进我的指缝，与我十指紧扣，「走，我们一起去给哥哥上坟。」

坐马车路过谢府时，他掀开帘子，惋惜道：「本来是想看看谢卿的，他好像伤得有些重。算了，哥哥重要。」

我悄悄握紧拳头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，「停车，本宫要随皇上一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好友。」

好友两字我说得极其用力。

他满意地笑起来，眼里闪烁着细碎光芒，「听皇后的。」

谢安亭哪里是伤得有些重，他被人活活挖去了眼睛，躺在床上如一具没有生机的尸体。

我顾不上其他，甩开林鹤风的手，冲过去趴在他床边，小心翼翼地喊道：「谢安亭？」

他像是被吓到一般，飞快挪到床角，蜷缩着身子，将脸埋进膝盖中。

「谁做的？」我回头看向林鹤风，他倚靠在门框上，脸上云淡风轻。

「不是我。」他一字一句道。

我站起身，走向他，揪住他的衣领，「林鹤风，谁做的？」

林鹤风垂下头，缓缓拂过我额前碎发，「你猜。」

我拔下金钗，对准他的喉间，见他没反应，又戳向自己的脖颈，「太后吗？」

太后是萧家女儿，谢安亭在萧家这案子上出了不少力。她迁怒谢安亭，不是不可能。

林鹤风抬手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，金钗落地。他冷冷看着我，「你以为朝堂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吗？」

他推开我，走至床边，「谢安亭，你若真想帮皇后，就该让她老实待在长春宫，而非蹚浑水。朝堂有多少人想要废后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谢安亭身子颤了一瞬，缓缓爬起来，跪伏行礼，「臣遵旨。」

我猛然醒悟过来，谢安亭的眼睛是为帮我拉拢名单上那些人，才受的伤。

有人不愿意我继续赖在皇后的位置上，从前我有哥哥撑腰，如今哥哥没了。

手不自觉抚上小腹，林鹤风让我怀孕，想来就是为了保住我的后位。

「皇后，臣无事，不用挂念。」临行之际，谢安亭摸索着下床送我。唇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安慰我。

我飞快别开头，不忍再看。心像被一只大手仿佛揉捏，痛得我呼吸困难。

愧疚与恐惧层层叠叠将我包围，带走了身体每一寸的温度。

朝堂波谲云诡，变幻莫测，吃人不吐骨头，是我想简单了。

离开谢府，林鹤风没有着急回宫，而是带着我来到江家祖坟，给哥哥的衣冠冢上香。

他沉着眉目一言不发，待我给哥哥上完香火后，他淡淡道：

「禾儿去马车上等我。」

我不想当着哥哥的面与他争吵，便听了他的话。

坐回马车，我掀开车帘，遥遥看向他。

他在石碑前，席地而坐，垂着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往火堆里扔着纸钱，纸灰在他身边萦绕，带着几分孤寂和悲切。

害死了哥哥，却又在哥哥碑前惺惺作态，林鹤风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

十一

回宫的路上，林鹤风紧闭双目，无论我问什么，他都不理。

下车步行时，他却主动牵起我的手，堂而皇之地走在皇宫里。力气之大，我手抽都抽不开。

「禾儿，我不仅要把你绑在床上，更要把你绑在身边。」他说得风轻云淡，意态安闲。

我却后背一凉。

他将我东西搬来了承乾宫，与我同吃同睡。

夜晚他挑灯批改奏折，我坐在床榻上，苦思冥想谢安亭之事。

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淅淅沥沥的声音连绵不绝，吵得人心烦意乱。

林鹤风察觉出我的不悦，对着门外守夜的太监喊道：「去准备安神汤送过来。」

喊完又像是想到什么，急忙补充道，「罢了，送点肉食过来。」

我不自然地别过脸，眼中涌起了一层水渍。

不要安神汤是怕对我腹中孩子有害，而吃肉是我往日烦闷时喜欢的发泄方式。

菜肴端上来时，林鹤风警惕地用银针试毒，反复几次，才放心让我吃。

见他如此小心，我方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将我绑在身侧，是为了保护我。

不对，应该是保护孩子。

也不对，能为他生孩子的人那么多，他何至于此。

纠结了半晌，也想不明白这人到底要干吗，佳肴变得索然无味，随意吃了两口，便放下筷子，走回床上躺着继续纠结。

不知不觉，竟这样睡着了。

睡梦中，有人抚摸我的脸，还有带着温度的水滴落在我脸上。

第二日醒来，林鹤风已经上完早朝回来了。

「打扮一下，去给太后请安。」他看着奏折头也不抬。

秋华上前服侍我更衣，贴着我小声道：「娘娘，你的癸水迟迟未至。」

我敷衍地嗯了一声。

这事林鹤风隐瞒得很好，敬事房那边做得天衣无缝，若非秋华是贴身伺候的，只怕也察觉不了。

冠服繁复，穿起来颇为麻烦，幸好秋华手巧。

梳妆打扮好，我看着铜镜里华贵端庄的面容，一时有些恍惚。

抬手用带着护甲的手指轻轻掠过眉眼，曾经这里面是有一簇火光的，现在是一片灰烬。

林鹤风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，俯身趴在我肩头，与镜中的我对视，露出深情款款的笑容，「不愧是我的皇后。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不予作答。

这人嘴里有几分真话，几分假话，我已经完全看不透了。

去太后宫中贺寿，太后不待见我，听我冠冕堂皇地说完贺词，就将我晾在了一旁，热情地同她母家那些未出阁的姑娘家长里短，还时不时拉着皇上参与。

看来太后这是借着寿辰给后宫添新人，萧贵妃失了宠，她得再培养一个出来。

我端着假笑，苦熬到宴席开始才解脱。

宴会在御花园举办，太后和皇上端坐主位，我坐旁边，对面是林昼。

太后本有意借此机会让林鹤风松口放萧贵妃出来，但林鹤风却装听不懂，含糊了过去。

群臣贺完寿，是歌舞表演。各家女子争芳斗艳，都想得一个进宫的机会，为家族增添荣耀。

林鹤风表情始终淡淡的，倒是林昼，看得极为入神。

压轴节目是一蒙面女子，身着红裙，赤脚跳异域舞，她的四肢绑着铃铛，动起来，十分悦耳。

我忍不住偷看林鹤风，不防被他抓个正着。

他蹙起眉头，走至我身侧坐下，静静盯着我，一字一顿，「我比不上。」

跳舞的女子突然一跃而起，紧束的袖子中滑出一把短匕，向我和林鹤风而来。

在我还未分清，她要刺杀我还是刺杀林鹤风时，林昼飞快扑了过来。

跳舞女子手腕一转，铃铛中喷洒出一阵白粉。

林昼扬手躲避，女子趁机举起刀，捅向他的胸口。

我忙掷出手边杯盏过去拦截，却还是晚了一步，半寸长的刀尖没进了他的胸膛。

周围御林军赶来，控制住了女子。

女子被反手押着跪在地上，面纱掉落，露出完整的面容来。她眼睛十分好看，戴上面纱吊足了旁人口味，但摘掉面纱却平平无奇。

她看着林昼，眼里翻涌着悲愤，「有一个陪葬的，值了。」

说完，她奋力一争，夺回一只手，含住手腕的铃铛，重重一拽，吞入口中。

没一会儿，七窍流出了黑血。

她歪着头看着林昼狞笑，「值了。」

林鹤风半边身子始终护在我身前，见此，抬手遮住了我的眼睛。

他的手心还带着酒香，我睁着眼睛，努力看清他的手纹，如同努力看清他的心一般。

可惜，徒劳无功。

十二

林昼受伤很重，御医说他需要静养，不能舟车劳顿。

是以他返回藩地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了。

有大臣提议，如今朝堂正是用人之际，林昼又会带兵打战，不如就此留在京城，为皇上效命。

林鹤风既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态度十分模棱两可。

倒是太后，异常上心，时不时过来看望皇上，顺带套话，询问林鹤风打算如何安置林昼，说自己母家有几个待嫁的小姐对林昼十分青睐。

林鹤风不许我去探望林昼，我只能让秋华去。

夜晚秋华告诉我，林昼想留在京城，无官无职也可。

我对着月亮，心里有些疑虑始终想不明白。

林昼留在京城图什么呢？

藩地虽不如京城繁华，但胜在天高皇帝远，他言行举止能自由一些。

那刺杀的女子到底是谁派来的，她的目标到底是我还是林鹤风？

谢安亭的眼睛，又是怎么一回事。

秋华拿来一件披风为我系上，陪我临窗而站，「娘娘，王爷自小跟在将军和您的身后，为人如何，您是清楚的。」

我微微侧目，抬手抚过秋华耳边的碎发，「秋华，勿急，且看着吧。」

秋华的意思我懂，她知道我为了大局，不敢轻易取林鹤风的性命，所以想让我扶持林昼上位，如此又能稳定朝纲，又能为兄

报仇。

可是，一个国家更换帝王，并非小事。林鹤风圣名在外，一旦易主，保不齐有人揭竿而起，以清君侧为名，发起战乱。

「秋华，你说到底是谁弄瞎了谢安亭，那背后之人，会不会也做过伤害我哥哥的事情？」我深呼一口气，想到谢安亭那模样，眼眶酸涩难忍，声音忍不住哽咽。

秋华垂下头，扯着衣摆，愤愤道：「娘娘，不要放过他们。」

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下去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」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半夜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林鹤风还没回来。

唤来太监问过之后才知晓，他去了萧贵妃那处。

好久未见萧贵妃，我决定去看看她，顺带欣赏一下林鹤风是以怎样的嘴脸与她相处的。

到地方时，里面灯火通明，还有丝竹伴舞。

林鹤风坐在主位上，侧脸隐没在一片阴影之中，悲喜不明。萧贵妃坐在他身侧，青丝铺陈身前，比往日少了几分趾高气扬，多了几分柔弱可怜，时不时为他添菜，娇笑着讨好。

「皇上。」我缓步走进去，穿过舞姬，来到他案前，「臣妾素来喜欢热闹，皇上怎的不带臣妾。」

林鹤风悠闲地抿了口酒，张开手臂，示意我坐过去，笑得意味不明。

「皇后还是第一次，为了朕追到其他妃嫔的宫殿。」

我不理他，看向萧贵妃，轻轻一咳，「萧贵妃这是等着本宫给你行礼？」

萧贵妃连不迭站起身向我行礼，脸上难得只有温顺，没有乖戾。

我不由得感到古怪，这人怎么变性了？

林鹤风站起身扶着我坐下，长臂一揽，将我禁锢在他怀中，低头埋在我的脖颈，闷声笑道：「放心，我不会留宿在别人宫里的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端起酒杯，对着萧贵妃道：「好些日子没见着妹妹，还真是想得本宫食不下咽，寝不安眠，生生清减了不少，如今这小蛮腰盈盈一握，惹得皇上爱不释手，本宫这圣宠不衰，还真要记妹妹一份头功，上次打了妹妹，本宫久久无法释怀，也不知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」

如此激她，她依旧低眉顺目，谦卑恭敬。

这太不对劲了。

林鹤风夺过我手中的酒，手不着痕迹地摸了下我的肚子，「皇后，我们走吧，朕迫不及待想看看你的小蛮腰。」

他说得暧昧，目光却久久凝视着虚空中的某一点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好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握住我的手，大步离去。

萧贵妃平静地跪在后面，恭送我们离开。

踏出宫门那一刻，我回头看向她，她垂着头，身子轻轻颤抖，长发披散在耳侧，遮住了大半边面容。

烛火摇晃，灯影绰绰，我隐隐觉得这宫里，有一桩大事要发生。

从萧贵妃那儿出来，我和林鹤风并肩行走在漆黑的夜色中。

明月皎洁，徐风阵阵。

他牵着我的手，步履缓慢而悠闲，时不时收紧一下牵着我的手，像是想在这长长的宫道里，走上一辈子一般。

我没了耐心，用力挣脱他的手，「萧贵妃今日这是怎么了？」

他揽住我的肩膀，带着我继续往前走，「禾儿，不重要。」

我缄口不语，心里暗自思忖，可想来想去，仍不得结果。

萧贵妃是太后的侄女，平日里就骄纵跋扈，如今更是身怀龙嗣，到底是什么，会让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

回到承乾宫，林鹤风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，只是让我早些休息，便去了台案旁，批改奏折。

近来朝堂的事情好像很多，林鹤风总是忙到下半夜，还未睡一会儿，就要起来去早朝。

我不由想起哥哥对他的评价：林鹤风会是一个心寄苍生，福泽天下的好帝王。

那时，林鹤风还未是太子，但哥哥已经坚定地站在了他的那一边，从未动摇过。

第二日一早，刚用过早膳，秋华急急忙忙赶来，气都没来得及喘均就说道：「萧贵妃殁了，听贴身侍女说是突然暴毙的，太后这会儿，正在问皇上讨要说法，说是萧贵妃死因离奇，要大查特查。」

想到昨日萧贵妃的反常，我心狠狠一揪，在我未去之前，她和林鹤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手中的茶杯被我不自觉捏碎，瓷片划破我的手心，鲜血混着茶水洒了一地。

秋华忙抢过我的手，「娘娘，小心。」

我不甚在意地笑了笑，「无妨，去送送我的好妹妹吧。」

处置了江家，现在又动了萧家，接下来，他要干什么呢？

朝堂上的几分势力，一直都是以江家为首的武官与以萧家为首的文官分庭抗礼，现在却突然都被打乱了。

那背后又是谁渔翁得利。

我突然想到因受伤没有离京的林昼。

不可能不可能，我猛地摇头，努力将这想法打消。

十三

萧贵妃死相极惨，七窍流血，死不瞑目。

我远远看了一眼，被林鹤风挡住了视线。

太后哭得体面全无，险些晕倒。

此时，我于情于理都应该过去安慰她，但林鹤风却拉着我，不让我靠近。

太后见我不过去，便让人搀扶着向我走来，颤抖地指着我的鼻尖，「皇后，是不是你害的我侄女？」

我后退两步，缓缓跪地，声泪俱下，「母后请节哀，万万保重自己的身子。」

太后向前一步，老泪纵横的脸上染了杀机，「你正面回答我，是不是你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抬起头，说得坚定。

她垂下眼帘，遮盖住了眼中深意，好一会儿抬起头，「哀家知晓皇后深明大义，回去以血抄写经书百遍为萧氏超度吧。」

林鹤风接过话头，替我答应了。

太后被人搀扶着离去后，林鹤风扶起我，捧着 my 脸，替我揩去眼泪，柔声道：「别怕，我来抄。」

依照祖制为萧氏安排好后事，林昼带伤前来祭奠。

「师父，萧贵妃怎会死得这般突然？」他将我带至一侧，小声问道。

「听说是生了急病。」我摇了摇头，对他的猜忌又一次漫出心头。

「师父.....你这是为她伤心了？」我扯着我的袖子，仔细打量我的神情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萧氏的棺木，再一次涌出几分兔死狐悲的伤感，「去上香吧。」

林昼祭奠完，想拉着我一起去御花园转转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，拒绝了。

他有几分失落，觉得我与他生分了，反复提及幼时他与我和哥哥的情谊。

我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得跟着他来到御花园。

行至人工湖，他伫立湖边，遣散随从，在晃眼的阳光中笑出一口白牙，「师父，我看上秋华了。」

我尚来不及反应，他低下头，笑得羞涩腼腆，「我与秋华，已私订终身。」

气血剧烈翻涌，为了忍住惊讶和愤怒，我忙背过身，大步离去。

兜兜转转在宫里走了好久，才回到承乾宫。

秋华像是毫不知情一般，言行举止一如往日。

可我却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。

她向来心细，察觉出我的反常，屏退左右，轻声道：「娘娘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如此苍白，是皇上又欺负你了吗？」

「太后让我以血抄写经书，为萧氏超度亡魂。」我苦笑道。

她拧着眉，埋怨了一会儿，挽起袖子，露出白皙细巧的手腕，伸到我面前，「没事，放我的血。」

眼眶泛起丝丝酸涩，我别开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后靠在椅子上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和秋华摊开讲。

若是她示意林昼向我求娶，那她怎么样也该试探下我的口风。

为何会是这般一无所知？

不行，如今我也只有她一个贴心人，不可再生嫌隙。

「秋华，你与林昼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他今日要娶你。」我坐直身体，「没关系，我不听别人说，只信你说的。」

秋华眼神渐渐失焦，尔后眼眶中慢慢蓄满泪水，她双膝一弯，跪在地上，「娘娘.....」

我心蓦地一沉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，潜意识里想让她停止说下去。

「我.....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醒来是在王爷床上。」秋华匍匐在地上，抱头痛哭。

她的哭声压抑，像重锤一下一下击打在我心口。

「秋华啊，先别哭.....」眼泪一下子漫出来，我缓了一口气，才勉强压住濒临崩溃的情绪，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林昼欺负你了？」

秋华直起身，抽抽搭搭了好一会，「我，我.....我不知道，我就喝了一杯茶，之后就不记得了。」

「王爷说，是我主动的，他还说他喜欢我，所以他，他，他，没有拒绝我，他可以娶我。」说着她整张脸都红透了，全身都在战栗。

我攥紧拳头，慢慢下滑至地上，轻轻抱住她。

相拥许久，等她哭声渐息，我软声问道：「那你要嫁给他吗？」

秋华连连摇头，言辞坚定，「我不要，小姐，我不要。」

「秋华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。」我抱紧她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调查清楚，是谁委屈了秋华。

「小姐，你相信我说的吗？」秋华问道。

「信。」我拍了拍她的后背，「你是嫂嫂，我的亲人。」

月上柳梢，林鹤风从外面归来，满脸疲惫，却在看见我的瞬间，硬生生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

「皇后如今没了强敌，怎么还这么不开心？」

「林鹤风，萧氏为何会死得如此突然？」我开门见山，盯着他玉雕般的面容，不放过他一丝表情。

可他表情管理得滴水不漏，一丝破绽也看不出。

「我是来给你放血抄经书的。」他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头，尔后，大步走到案台旁，干净利落地划破手掌，滴血在小碟中。

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书法有没有进步。」

从前我的书法便是他教的，他此时的语气，倒像当时的情景。

我失神了片刻，走至他身边，挽起宽袖，抬笔书写了一行。

他摸着下巴，静静地笑着：「说实话，你还是适合舞刀弄枪。」

我手一顿，一滴血滴落在宣纸上，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继续抄写经书，没一会儿，字里行间就浮现出了烦躁。

林鹤风按住我的手，拿过笔，下巴往床边一扬，「睡觉去。」

我有些担忧，林鹤风的字出了名的好，让他帮我写，太后一眼就能看出端倪，到时候反而更麻烦。

林鹤风冷哼一声，随手一模仿，竟与我的字九分相似，难分真伪。

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沉沉睡去。

近来总容易困乏，又饿得快，想来是有身孕引起的反应。

睡梦中，有人好像十分小心翼翼地圈住我，在我脖颈后方，像只小猫儿一样轻轻磨蹭。

翌日醒来，床边已经没人了。

秋华红着眼睛守在我旁边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一边洗漱，一边问道。

「王爷同皇上请旨赐婚了。」她绞着衣角，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。

我迅速加快动作，梳妆打扮好，带着秋华去找林鹤风。

十四

御书房内并无林鹤风的身影。

风吹过御案上的宣纸，一张薄薄书信被吹落在地，我弯腰拾起，却不防被上面的文字震惊出声。

紧接着，林鹤风从书架后一个密室出现，夺走了我手中的信。

但短短几个字，已经深入我心中，再无法磨灭印象。

「我哥哥的死，是有人假传圣旨？」

他眉头一皱，清冽眼眸危险地眯起，浑身散发出帝王的威压。

「江新禾，做好你的皇后。」

我的手保持着刚刚拿信的姿势，抖如筛糠，喉间像是塞了一大团棉花，需要用好一会儿力气才能发出声音，「好，一个死掉的皇后也是皇后。」

他默不作声地看着我，手中的信被揉成一团攥在手心。

门外的光投射进殿中，一切阴暗无处遁形。

我垂着头，看到秋华的衣摆，猛地惊醒过来。双膝一弯，跪在地上，「皇上，臣妾舍不得秋华，求皇上不要让秋华嫁给越王。」

林鹤风看了眼秋华，慢慢蹲下身，与我平视：「娶一个丫鬟总好过他娶一个世家小姐，你说呢？」

娶一个无权无势的丫鬟，才能让他这个皇帝放心对吗？

那林昼，会不会又是为了让他放心，而故意求娶秋华呢？

为何年少时的少年，都变得面目全非了。

林鹤风扶起我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秋华，「朕不会亏待你的，必当以公主之礼，送你出嫁。」

秋华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，「奴婢……」

林鹤风突然咳嗽了一声，俯身认真地看着秋华，「替朕监督林昼，朕不是很放心他。」

秋华泪眼婆娑地抬头看我，思忖了一瞬，重重点头。

想来她也觉得，林昼变了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人了。

我垂下眼眸，深深吐出一口气，扯起秋华，就要往外走。

林鹤风突然握住我的手，「你还记得谢安亭的下场吗？」

如何不记得。

我疑惑地看向他，这人是在提醒我，还是在警告我？

「所以我不许秋华再入险境。」我回道。

「她本就是你的死士，为你而死，天经地义。」他冷冷道。

「你闭嘴。」我怒不可遏，挣脱开他的手，拉着秋华大步离去。

回承乾宫的路上，正好碰到来宫里给太后请安的林昼。

他倒是跟太后来往得亲热。

我让秋华先离开，自己则拉着林昼到宫墙角。

等一轮巡防的禁军过去后，我屈膝一抬，顶向他的小腹，他痛得弯下腰来，我又一手肘重重砸向他的后背。

他扑倒在地，挣扎着起身，笑得干净纯粹，「师父，我知道你在宫里受了太多委屈，你尽管发泄出来吧，师父打徒弟，天经地义。」

「你轻薄秋华？」我言简意赅地问道。

他霍地站起，脸上尽是紧张，「我没有，我和秋华是情投意合，你情我愿的。」

「你情我愿。」我轻轻重复着这四个字，又一膝盖顶在他的肚子上，「且说说看，怎么你情我愿？」

林昼脸上腾起两片红晕，羞羞答答地低下头。

那模样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「你求娶秋华，不过是为了让皇帝放心，秋华背后无母家，又能替皇上监督你，如此，再加上朝臣留情，你便能留在京城了。」我扯着他的衣领，「林昼，你何时如此心思深沉了？」

林昼眨了眨眼，无辜地看着我，「师父，你怎的如此想我？秋华嫁给我，委屈她了吗？我留在京城，你不开心吗？」

秋华突然从拐角处冲了过来，抽出藏在腰带中的软剑。

软剑如蛇一般扭动着向林昼刺去。

我站在一侧，无动于衷。

对于秋华，我自然全心全意信任。

林昼眼风扫向我，一边躲避，一边埋怨：「师父，我旧伤未愈呢。」

远处禁军队伍走来，我忙过去引开他们。

留秋华空间发泄。

禁军被我指引改了方向，我靠在红墙，手搭在额头上，眯着眼睛远眺青山。

林鹤风不知从哪儿突然出现，靠在我身边，侧目静静看着我，一双眼睛里映满了我的身影。

我吓了一跳，说话支支吾吾了起来。

一个宫女殴打王爷，这罪名可不小。

「别怕我，禾禾。」他目光变得忧伤起来，伸出手想摸我的脸，却在即将贴近的时候，犹豫着收回了。

我垂下眼睛，轻轻勾起唇角，「林鹤风，我不想做皇后了。」

这句话触到了他的逆鳞，他一下子绷直身体，眼睛里漂浮起瘆人的寒意。

「与朕共享江山的，只能是你，江新禾。」

这句话本让我心乱如麻，但晚上宫人来报，新进宫不久的婕妤有喜了，我的气血瞬间就平息了，一颗心沉了又沉。

十五

秋华白日里打过林昼，一身胆子都被用完了，此时后怕极了，躺在房间蒙着被子发呆。

我蹑手蹑脚钻进她的被子，从后面抱住她，轻轻喊道：「嫂嫂。」

她动了动，没有回头。

我继续道：「林鹤风有秘密。」

新进宫的婕妤怎么会怀有身孕，林鹤风自我怀孕以来，几乎日日陪伴在我身侧。

那女人又是在哪儿找到的机会？

「秋华，陪我去一趟敬事房。」

秋华连忙翻身而起，一副做好去打架的准备。

我被她这副草木皆兵的紧张模样逗笑了。

去敬事房翻看完林鹤风侍寝的册子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

这人几乎隔一天就去后宫宠幸妃子，雨露均沾做得极好。

可他明明夜夜都与我同榻而眠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残月孤星，寒风刺骨。

我走在寂静的宫道，路过一座座灯火通明的宫殿。

心里五味杂陈。

到达怀孕的婕妤宫前，我徘徊了三次，才进去。

没摆皇后的行头，就我和秋华二人。

她宫里跟热闹，大大小小的太监宫女围成一个圈在踢毽子。

太过投入，都未察觉我来。

还是毽子落在我跟前，他们才反应过来，匆匆行礼。

我目光落在中间山眉水眼，清秀淡雅的女子身上，「听说你家室不好，特意过来看看，是否有宫人亏待你，但现在看来，是本宫想多了，罢了，本宫走了，你若有事，尽管来找我好了。」

行至宫门口，那女子突然跟了过来，盈盈一拜，「多谢皇后娘娘。」

我淡漠地点了点头，走远后，秋华说这女子不错，是个善心人。

「这后宫，善心人活得长吗？能与战战兢兢的宫人打成一片，忘了尊卑礼仪，又怎会是个善心人那么简单呢？」

不知为何，今日我火气十分大。

秋华不过提了一句，我便想也不想呛了回去。

说完之后，意识到自己态度不好，我连忙拉住秋华的手，歉意道：「我今日有些浮躁，你别在意。」

秋华皱着鼻子，娇俏一笑，「小姐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秋华不怕。」

我还是让秋华嫁给了林昼，一如林鹤风所说，娶一个无权无势的宫女，好过他攀上朝中权贵。

加上我心中疑虑众多，需要秋华去帮我拨开迷雾。

赐婚的圣旨颁发下来后，秋华以郡主的身份，搬去江府。

改名为「江秋华」。

离宫之际，我二人执手相看泪眼，双双无言。

林鹤风在身后静静等我，待秋华走后，他上前握住我的手，搂住我愈渐圆润的腰身，轻轻揉捏，「怎么突然去敬事房了？」

「你我二人之间，没有半句实话，又何必多此一问呢。」我掰开他的手指，往侧殿走去，准备清点秋华的嫁妆。

林鹤风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，见屋子里摆满了大红木箱，惊讶道：「你把你的嫁妆都给她了？」

他拿起金蚕软甲，大步走至我身前，「这是我送你的，你凭什么送别人，你忘了我为了这个东西，冲上擂台被打成什么惨样吗？」

那时，因我好奇这玩意儿是否真的刀枪不入，还是太子的他，不顾自己高烧不退，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和几位人高马大，擅长格斗的蒙古王子比赛。

最后对方真害怕把堂堂太子打死，才放了水让他赢。

「记得啊，所以呢？」我看了一眼后，继续清点，「秋华处境比我危险。」

「我不许。」

「朕不许。」

「老子不许，你听到没有。」

我转过身，在旁边箱子上坐下，「林鹤风，萧氏是你杀的，对吗？」

他愣了一瞬，表情冷了下来。

「与你何干。」

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试图在他眼中找到蛛丝马迹。

可很快，他就垂下了眼眸，躲避了我的目光。

「婕妤的孩子是谁的？」我逼问道。

「我有洁癖，除你之外的女人，从不曾碰过。」他突然抬起头，朝我走来，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，遮住了门外照射进来的天光，「禾禾，我们……」

说不震惊是假的，可我从他第一次纳妃，第一次去他人房中，便已经在无尽的黑夜中流了无尽的眼泪。心痛过碎过，又岂会因他一句话，而又是一笔勾销呢。

我看着他隐没在阴影处的侧脸，「哦？怪不得你头顶绿得冒光。」

林鹤风闻言不怒反笑，伸出手在我的右脸出轻轻抚摸，「在我心中，只有你是我的妻，我只关心你对我的忠贞。」

我哑然失笑，好豁达好深情的男子。

他轻轻圈住我的身子，按着我贴近他，「禾禾啊，其实你只做好我的妻就好了，是不是好皇后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有千古骂名，我也会帮你担着的。」

「你听过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吗？」我问道。

「我觉得很好啊，若我有难，你能飞多远飞多远，能飞多快飞多快。」他闷声笑道。

我叹了口气，再无力与他周旋，只想耳边快点清净。

这人根本就不会跟我说实话。

十六

黄昏时分，请平安脉的御医给我带来了一则消息。

是谢安亭传来的。

他告诉我一切已准备妥当，让我放心。

御医前脚刚走，那怀孕的婕妤披散着头发冲了进来，几个太监跟在身后拉都拉不住。

「皇上要杀我，皇后，求你救我。」她跪在地上，神色虽慌张，可说话却镇定，「皇后此次若能救下我，往后我定以皇后马首是瞻，言听计从。」

我斜靠在榻上，眯着眼睛，等她继续说。

「我与各宫的宫女相交甚好，足以形成一个严密的情报网，往后这宫里，皇后无所不晓。」

我勾起唇角，这人聪明。

别人都是巴结权贵，她倒会反其道而行之。

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」我挑眉笑道。

她露出一刹那的羞愤表情，旋即苦笑，「这恐怕只有皇上知道了。」

我喊来宫女，带她下去梳洗。

待她收拾妥当，我带着她去找林鹤风。

林鹤风还在伏案忙于政务，头发从一侧倾泻下来，遮住了半面容颜。

见我与婕妤一前一后而来，林鹤风略有些意外，眼里涌起片刻风云，但很快就恢复了风平浪静。

「皇上，臣妾今日是想来问你，到底是婕妤不能留，还是这孩子不能留？」我行完礼，朗声道。

婕妤跪在地上，头深深埋在胸口。素白的手指紧紧捏着衣角，隐隐在发抖。

林鹤风抬头瞟了我一眼，「孩子。」

「好，臣妾知道了。」我拉起婕妤，往外走去。

这次我没有回承乾宫，而是回到皇后居所，长春宫。

婕妤的日常用品搬来侧殿后，落胎药也送来了。我端着浓黑如墨的药汤，几欲开不了口。

婕妤却毫不犹豫地拿了过去，一饮而尽。

喝完之后，她苦涩一笑，「我自保都难，哪里又敢奢求保住这孩子。」

我背过身，捂住肚子，心像挨了一记重锤。

后宫的女子，要么靠母家，要么靠恩宠。

她母家势微，如今更深知自己恩宠也是假的。

做出这等选择，倒有几分魄力。

转过身，我搀扶着她躺到床上，又让门外等候的御医进来照料。

「我在外面，有事喊我……」

几乎是逃一般出了门。

纵我是皇后，我也没办法护住一个不是皇家血脉，但却是皇家嫔妃生的孩子。

差不多一个时辰，御医才开门出来，告诉我已经处理妥当。

我推门进去，婕妤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身下血迹斑驳，和苍白的脸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「谢谢皇后。」她轻声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无声坐在她身侧，从怀中掏出随身携带的兵法书，翻阅起来。

因我在，宫人不敢怠慢，妥帖细致地为她更衣，擦身，端来清淡的菜肴为她吃下。

夜深露重，乌云遮月。

我放下书，拿起剪刀拨动烛苗，无意看到院中站着一个颀长的身影。

「皇上。」我走出去，轻轻唤道。

他转过身，眼中云雾缭绕，看着我，轻扯唇角，笑得无奈。

「在你面前，我是林鹤风。」

「孩子处理了。」我默了一瞬，回道。

「我宫里养了一个替身，往日侍寝，都是他替我去的。」他走上前，拉住我的手，「就在御书房的密室里，改日带你去看看。兴许你也分辨不出真假呢。」

「这孩子是那替身的？」我问道。

「嗯，他对婕妤生了感情，忤逆了我。」他讥讽一笑，「对命运毫无还手之力的人，也有资格动情？不过是害人害己罢了。」

「林鹤风，那我们呢？」我忙问道，「我有资格喜欢你吗？」

他抱紧我，精巧的下巴抵在我的肩膀，「全天下，只有你有资格爱我，也只有我，才能够爱你。」

「可你杀了我哥哥啊，你觉得我对这样的命运还有还手之力吗？还能爱你吗？」我挣脱他的手，压低声音，笑得眼泪直流。

他表情瞬间变得冷若冰霜，一双鹰隼般的眸子迸发出杀机，「江新禾，为将者，最忌拥兵自重，你不懂吗？」

「那你为何不敢让我查下去，我不信我哥哥拥兵自重，另有野心。」我毫不示弱地回道。

他胸口剧烈起伏，呼吸渐粗，良久，才咬牙切齿地开口，「江新禾，做好你的皇后吧。」

这话他对我说了好多次，我一直不知道，在他心里，怎么样才算做好皇后。

难不成，他只想要一个对帝王言听计从的皇后？

相对无言，最后林鹤风脱下外袍披在我身上，大步离去。

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，我艰涩地勾起唇角，对于命运，或许我有所不敌，但不死终不休。

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，我想了想，反身回到婕妤的房间，继续守着她，以防她出现意外。

相处半月，临近秋华婚礼时，婕妤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太后近来要去相国寺小住，吃斋念佛。

这让我很意外，她不是素来和林昼感情好吗，为何偏偏这个时候离宫呢？

难不成成亲那日，会发生什么吗？

婕妤答应我，让宫人继续盯着太后那边动向，我则去宫外见了秋华。

她这些时日，与谢安亭一起，训练江家护卫。

成效颇高。

「你.....还适应吗？」江府后院，我同谢安亭并肩站在亭子里，看着秋华带领护卫练剑。

谢安亭抬起手，虚空放在我的头顶，俊秀的面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连皮肤上的绒毛都带着温柔的光泽。

这样一个少年，却瞎了，我不忍看，忙别开眼，「谢安亭，是我亏欠你，你放心，我会还的。」

他的手轻轻落在我的发间，带着小心翼翼地试探，「没关系的，禾禾，若这样能让你一辈子将我放在心上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」

我拧着眉头，一颗心像被钝刀反复绞着肉。

「禾禾，你还在查我眼睛的事吗？」他的手还在我的发间，像是舍不得离去一般。

「是，那些你接触过的大臣，都有让人监视，但并无线索。」我终究忍不住，躲开了他的手，「不过.....我觉得林昼有些奇怪，具体哪儿，我又说不上来。」

「他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」谢安亭哑声回道。

我连连点头，「是，我也发现了，从前他是个爱耍性子易冲动的人，现在好像太沉得住气了。」

轻薄秋华一事，他死不承认不说，竟能在我不信他的情况下，沉得住气不找我继续解释。

包括定期和太后请安这事，放在往常，他可没耐性陪太后那个难缠的老太太扯东扯西。

谢安亭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一拍额头，「禾禾，林昼留在京城的这段时日，好像一直在赚取民心，又是当街救人，又是照顾孤寡老人，已经有人在背后称他为贤王。」

「且看着吧，过几日秋华嫁过去，记得让她得个什么看着疼人的病，别让王府里的人碰她。」

想到这事，我尤为不爽地叹了口气。

秋华的委屈没帮她讨回来不说，还要把她送到那人身边。

「放心，禾禾，我在宫外会帮你照顾好秋华的。」谢安亭安慰道。

我感激地冲他一笑，想到他看不见，忙拍了拍他的手臂，「谢安亭，你的委屈我也会帮你讨回来的。」

从宫外回来，婕妤又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了我一个劲爆的消息。

萧贵妃的孩子，可能，也许，大概是林昼的。

曾经侍奉萧贵妃的宫女曾无意听到，林鹤风逼问萧贵妃，肚子里孩子是谁的。

而萧贵妃宁死不说。

又有曾经在萧贵妃寝殿外巡视的太监说，曾看到林昼半夜出入萧贵妃寝殿。

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猜测。

看着婕妤那清淡素雅的五官，因谈论这些八卦而大放光彩，我陷入了深思。

这就是所谓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吧。

不知道林昼的外表下，藏着怎么一颗心。

空穴不来风，这些事，值得我去深挖。

我带着甜品来承乾宫见林鹤风。

他嘲讽道：「不会又是白水吧。」

我给他看了一眼，而后坐在旁边，一口一口吃掉。

林鹤风也不恼，放下手中的奏折，唇角带笑地看着我，目光中流露着几分宠溺和无奈。

「唉，今日听到一桩宫闱秘史，皇上想听吗？」我掏出手帕擦了擦嘴，笑问道。

「难得皇后想与我分享趣事。」他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坐下，脸上笑容明艳了几分。

「你被自己弟弟绿了。」我贴近他的耳朵，一字一顿道。

他笑容不变，只是目光中掠过一抹深色，「有趣。」

「萧氏的孩子是林昼的对吗？那看来他很早之前就偷偷进京了，不知皇上有没有查出他进京都干了什么？」我直盯着他，不肯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情。

林鹤风亦回望着我，眼底慢慢沁出悲色。

我继续说道，「萧氏至死未供出林昼，想来萧家已经站定了他，你真可怜，自己的亲娘，亲舅舅就这么不喜欢你？」

林鹤风紧紧捏着拳头，骨节咯吱作响，但面上依旧一片平和之色，他轻轻一笑，声音低缓：「那又如何，我有你喜欢。」

心尖狠狠一抽搐，我忙稳住思绪，「林鹤风，林昼是我徒弟，若他有叛变之心，我当亲手惩处。你让我参与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十八

太后在林昼秋华成亲的前一日出发去了相国寺，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宫。

我站在皇宫最高处，久久凝望着他们的队伍。

他们一走，后宫空荡了许多，宫人们也生了懈怠之意。

一时间，皇宫竟显露出几分萧瑟之感。

翌日，我早早梳妆好，前往林昼府邸。

鞭炮声不绝于耳，全府一派喜气。

我同林鹤风端坐在高堂之上，等待林昼迎亲归来。

眼见吉时就要过了，还不见动静。

管家派人去查看，那人浑身是伤地跑回来说林昼遇刺了，这会儿下落不明。

听到这消息的林鹤风，并未表现得很惊讶，只是淡淡瞥了我一眼，俯过身轻笑道：「是你抢的人？」

我心蓦然一沉，他以为是我派人伪装刺杀，借此带走秋华。

可不是我啊。

我霍地一下站起来，提起裙摆就要往外冲，林鹤风却死死拽住了我，眉眼间漂浮着沉沉杀意。

「坐下，成何体统，你是皇后。」

眼眶一红，包着一汪热泪泫然欲滴，我硬生生忍着，手藏在袖中，死死掐着掌心。

「老臣想借今日良辰吉日，和皇上说两句掏心窝的话。」

老国舅重重一咳嗽，将手中的杯子狠狠砸向地面。他浑浊的目光如蛇一般冰冷，直直盯着林鹤风怪笑。

后院突然涌出一大批官兵，将前厅的人团团包围。

太后带走了一部分御林军，如今护驾的兵力比平日少了许多。

我一颗心被提了起来，林鹤风到底有没有算到这一步呢？

为何林昼会突然被人刺杀，那林昼到底是好还是坏？

「危机之际最见人心，今日护在朕身前的人，朕铭记于心。」他站起身，牵起我的手，走至大厅中央，面带淡然的笑容，环顾四周，「舅舅想说什么，是想告诉朕，你自小就喜欢林昼多于朕，还是想告诉朕，是你帮助林昼偷爬上你女儿的床肆？」

「你倒是有几分魄力，真是可惜，你太狠了，为了独揽大权竟要削弱萧家。我可是你的亲舅舅。」老国舅迈着坚毅的步伐，破开人群，夺过身侧人的长剑指向林鹤风，「你连个皇家血脉都不肯给我萧家，竟拿个替身诓骗我。」

听他这话，是知道宠幸后宫妃子的不是林鹤风。

真是可笑，世代帝王谁希望外戚独大。他也不好意思把这事拿到明面上说。

好歹也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。

「原来舅舅盯我盯得这般紧。」林鹤风仰着脸，浑身散发着帝王的威压，「今日，国舅是要反了吗？」

阳光从门口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身上，连发丝都在熠熠生辉。

国舅举剑欲刺，林鹤风抱着我旋转后退。

有几位老臣冲上前护驾，被官兵毫不留情杀害，相继倒地。

林鹤风眼中一痛，握着我的手，微微发颤。

原来他是在乎自己臣子的啊，那我哥哥呢？

他坐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我哥哥为他冒过多少险，流过多少血，他还记得吗，数得清吗？

「太后在我手上。」我抽出手，将林鹤风推远了一点，而后扶正头上的步摇，沉声道。

太后出发相国寺那天，我便传信秋华和谢安亭，让他们派人去突袭。

老国舅挥手喊停，士兵收回兵器，站立原地不动。

「皇后娘娘，皇上可是杀了你的哥哥，你还帮他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你不该糊涂。」老国舅沉吟了一会儿，笑得奸诈。

「太后若死，萧家还能上下一心吗？」我不答反道。

果不其然，在场有些人的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大丈夫谁甘居人后呢？谁不想为他泼天富贵争一争？

有些与太后利益挂钩的人，等太后至死，自然会生出别的心思，到时就不是国舅，或是林昼能满足的。

国舅目光猛地变尖锐，扫了众人一眼后，厉声呵斥道：「杀了他们，他们在拖延时间。」

可惜已经晚了。

窗格上有数十根细巧竹管探进来，管中有浓烟喷薄而出，屋顶有人扔下数个烟幕弹，浓雾炸开，我飞快捂住林鹤风的口鼻。

与此同时，府外冲进一批官兵。

我目光一凌，心中紧张了起来，直到听到震耳欲聋的护驾声，才松下一口气。

屋内的人除却我和林鹤风，都已轰然倒地。

我急忙冲着门外喊道：「别进来。」

话音一落，刚刚冲进门的将领已然晕倒。

我捂着林鹤风的口鼻，带着他出门。路过晕倒的将领时，发现他竟然是我哥哥的旧部。

「皇后与朕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」

见他笑嘻嘻的，我忍不住挖苦他，「若只有你的人，照这速度，你已经死了。」

昨日我便让谢安亭的人，带着药谷众人在周围埋伏，以防有异动。

不承想，林鹤风也留有一手。

他漫不经心地点头，突然一把将我搂进怀中，长臂紧紧环着我的身子，「禾禾，以后有任何危险，你都不要管我，自己逃。」

他是真的在怕，整个身子都在抖，胸腔里的心跳得又乱又快。

国舅一党谋反，已成铁板钉钉的事。

但林昼因当日被刺客绑架，事后才一身是伤的回府，无法定罪。

和林昼一起被绑架的秋华，被刺客所杀，只剩一具遍体鳞伤的尸体。

巨大悲痛之下，我冲进林昼府邸，将他按在墙上，匕首抵在他的脖颈，殷红的鲜血沿着刀刃流出。

「师父，你要杀便杀吧，是我没保护好秋华。」他闭上眼睛，一副坦然受死的模样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这人事到如今，还要装无辜吗？秋华伴我多年，寸步不离，我对她从不曾有疑心。

林鹤风闯了进来，他逆光而站，远远看我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那道目光异常沉重。

手下力气渐渐松懈，理智找回，我松开林昼，转身就走。

林昼身后的党羽未查清楚，此时他还不能死。

经过林鹤风时，他牵住我的手，带领我一起回宫。

一路上，他絮絮叨叨说起了往事，我一句未应。

直到将我妥善扶到床上睡着，他才离去。

浑浑噩噩过了几天后，我重新振作起来，着手去查上次刺杀林昼的那批人。

线索被清理得很干净，我一无所获。

但林鹤风那边却找到了一具刺客的尸体。

他知我重视，特意过来告诉我。我提出要去看，林鹤风拗不过我，带我去看了。

平平无奇一男人，死于金钗插破喉咙。

应该是秋华所为。

我忍着恶心查看其他地方，发现这人脖颈后方有一个小图腾。

这图案我认识，哥哥曾经俘获的敌国细作身上便有。

林昼通敌叛国了。

这一想法冒出来时，我手脚冰凉，大脑一片空白，险些没站稳。

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，喊了我多年师父的人，真会通敌叛国吗？

可若没有，他为什么又能从细作手中逃出，只死了我的秋华。

我带兵冲进林昼府邸，空余一地尸体，不见林昼。

而这满地尸体中，有不少人脖颈处刻有图腾。

如此看来，林昼是被敌国带走了。

他的藩地临近边关，若林昼回去，与敌国里应外合，一切都晚了。

一只羽箭破风而来，堪堪擦过我的脸颊，带落一簇长发，深深扎进木门之上。

箭头处带有一封信，取下看完后，我的心情竟毫无波动，甚至在交给林鹤风时，我还能吃进去几块糕点。

倒是林鹤风，一张脸上爬满了慌张。他全身紧绷成一根弦，好似下一瞬就会断裂一般。

「没事的，林鹤风。」我喝了口茶，润了润嗓子，笑盈盈地说道。

他更紧张了，薄唇微微翕动，面上的血色越来越淡。

我朝他摇头，「你何时这么软弱了？」

信中也未写其他的，林昼不过是告诉我，他没有假传圣旨，他只是把发出又半道截回的圣旨，送到了我哥身边而已。

还说他自小同我和哥哥亲近，就是为了得到江家支持，他用了很多阴狠的语句责怪我和哥哥。没有选择他。

全然不像我认识的林昼。

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林鹤风不愿让我查，他是怕我知晓，他曾下了诛杀我哥的圣旨。

虽生了悔意，但到底还是害死了我哥。

「帝王多疑，我理解的。林鹤风，你别怕啊。」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忍着一眼眶热泪，故作轻松地走出御书房。

殿外日光太盛，刺得我头晕目眩。

婕妤从一旁小跑过来，扶住我摇摇欲坠的身子。

我实在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感激地对她笑了笑。

没事吗？林鹤风。

怎么会没事，我只是厌倦了再跟你说狠话了。

二十

黄昏时分，我坐在长春宫屋顶，极目远眺。

夕阳似血，彩霞浓烈，一如我初做皇后那一年，和林鹤风手牵手站在摘星楼看到的一样。

「万里江山为聘，一颗真心为礼，娶你做妻，不负不离。」我细细回想着当年他红着脸求娶我时的场景，情不自禁念出了声。

时过经年，我与他早已不是当初少年，再执着于当初的情意是真是假，没意义了。

我从袖中掏出匕首，放下发髻，割断一缕头发，往风中一扔，「林鹤风，我要休夫。」

身穿明黄龙袍的林鹤风站在屋下，沐浴在暮光之中，仰头看我，眼里波光荡漾，扯了几次嘴角才勉强勾出一抹温柔笑意，「生同寝，死同棺，你是我的妻，你逃不掉，这万里江山，权力之巅，我要你陪我共享。」

我静静看着他，脸上笑容不变。

久久的僵持中，到底还是他先露出了怯色。

他输了。

我背过身，收敛笑容，突然想到该怎么折磨他了。

哥哥，我曾告诉我，一个好君王，未必是一个好夫君，让我万万不要贪心。

如今，我懂了。

林昼还是逃回了封地，与敌国里应外合，破了边关防护。

战乱起，可朝堂刚刚经历过一次动荡，官员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无人可用。

我在婕妤的帮助下偷溜出宫，前往边关带兵。先斩后奏下，林鹤风没有办法，只得紧急任命我为将，调遣粮草北上。

边关驻守的军队，曾是我哥哥麾下。他们对我哥哥的死，都耿耿于怀，此时见我，纷纷热泪盈眶。

接连战败，我趁这会儿士气高涨，忙同其他将领制定偷袭计划。

接连操劳，我腹中孩子胎像不稳，下体流出淡淡血迹。

军医乱作一团，我沉声制止。

一男子掀开帐帘走进来，月光清冷，他身姿单薄，步履平稳，唇角带着平和的笑意。

「禾禾，我来了。」他声音清亮，带着淡淡温柔。

「谢安亭，我还是甩不掉你。」我无力地靠在床榻之上，肚子发出阵阵绞痛。

谢安亭走上前，摸索着握住我的手，替我诊脉。

「孩子.....很难保住，需要落胎，不然损母体。」

我了然地点了点头。

这些日子千里奔波，殚心积虑，我早就做好了这般的准备。

我闭上眼睛，轻轻笑着，没有说话，努力平息内心一波比一波汹涌的难过。

喝完落胎药，我赶走了所有人，独自躺在床榻之上，感受肚子里绞来绞去，下体的血迹越来越多，我扯着被子，死咬下唇，不让自己喊叫出声。

脑海中涌现出林鹤风的脸，他对我笑，对我恼，对我忧，对我愁。

其实离京那日，林鹤风一直跟在我身后，可他不敢喊我，直到出了京城千里，他才放弃跟我，奔马跑上山丘，喊道：「江新禾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」

山间的风带着他歇斯底里的声音钻进耳朵，我勒住马，一颗心浮浮沉沉，最终没有回头。

他以为是我弃他而去。

哪有那么简单，林鹤风，你还没付出代价呢。

你看，你的孩子没了。

疼得几欲昏厥时，我已经看不清东西了，模模糊糊看到有人踉跄着倒在我床边，一遍一遍唤着我的名字。

意识逐渐模糊，再醒来时，肚子已经平坦。

没有时间修养身体，谢安亭为此第一次对我发了火。但发完之后，又颓败地垂下头，像蔫了的茄子。

我无暇顾及他的心情，全力研究如何作战。

自幼时起，我便跟着哥哥一起学习兵法，时常感叹自己是女儿身，不能上战场。

如今阴差阳错，倒是圆了少时的梦想。

若能以一己之力，换得两国百姓长久的和平，死又何妨。

二十一

「娘娘，城破了。」

将领连滚带爬地跑进来，激动得双眸含泪。

这一战打得太难了。当今皇后带兵，无数双眼睛等着看我笑话。

承认一个女人不输男人，好像对他们来讲，很难。

我站在堪輿图前，轻轻一笑，视线突然模糊，有水渍落在我的手臂上。

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

当年我哥哥便是仗打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才让林鹤风起了杀心。

如今，我这仗打得更是精彩，不仅收复先帝手上丢的失地，还攻下了敌国咽喉之地。

不知我那多疑夫君会如何对我？会不会看在我是皇后的面子上手下留情。

思及此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

哥哥，我圆了你的梦想，也算替自己那薄情寡义的夫君给你赔罪了。

谢安亭走上前，歪头轻笑，「禾禾，假死好吗？如此便能永远逃离了。」

我侧目静静看着他，边关的风粗粝了他的皮肤，他黑了，瘦了。

好像遇见我之后，他就不再过一天好日子，但记忆中的他，却总是扬起细长温润的眉，对着我笑。

我本也想笑给他看，但想到他已经看不到了，于是握住他的手，轻轻拍了拍。

「好。」

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一如孩童。

我扬起手，狠狠一个手刀劈在他的脖间。

他的身子软软往下倒去，我伸手接住，唤人将他送去了江南富庶之地。

很早之前，我便在那儿购置了房产，本想着有机会和林鹤风去小住一段时日，体验一下普通夫妻，烟火缭绕，平淡充实的日子。

现在是没机会了。

不日敌国便交了降书，赔偿款一应事宜也都谈妥了，还奉上了林昼的项上人头。

这场动乱，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。

班师回朝的路上，百姓夹道相送，纷纷磕头高呼：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」

我是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可林鹤风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
可见我与他从来都不可能白头到老。

当着满城雀跃的百姓面，我牵着九五至尊的手走上城墙。目光悲切地看着远处巍峨雄伟的皇宫，那里有一头蛰伏的凶兽，富丽堂皇的宫门就是血门大口，背后连着深渊。

它吞噬了我所有视若珍宝的东西——亲情，爱情，友情。

如今，我再也不要回去。

林鹤风轻柔地揽着我的肩膀，与我四目相对。

午日的光细碎地洒在他的眼波中，我在里面看见了自己苍白呆滞的面容，一丝苦涩自心口蔓延至四肢百骸，可我哭不出，也

笑不出。

他勾唇一笑，温柔得能溢出水来。

「禾儿，你做到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狠狠一掌将他击退，而后翻身跃上护墙。

「如今三军皆是我的盛名，你是不是也要像猜忌我哥哥一般猜忌我，你要杀我吗？」

「林鹤风，思来想去，我觉得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你爱而不得，愧疚一世。你看，我比你狠吧。」

他不敢靠近我，呼吸停滞了一般，下一瞬，他敏捷地冲过来拉我。

我决绝一跃，身子如落叶一般，向高墙之下坠去。

为了不看他，我甚至选择了脸朝地，将一个女子的体面全放弃了。

林鹤风，午夜梦回时，我想这就是你挣脱不了的梦魇。

哥哥，原谅我，用这样的方式报复一个男子，可只有这样，我方能用我这刚立下的战功，为你，为江家，换取一个史笔如刀中的忠义。

再不给林鹤风，污蔑、怀疑我们的机会。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